

人世间

豆啊豆，四五六

李心亮

一

姥娘戴着一条腿的老花眼镜，另一条眼镜腿被我弄断了，她用一根灰色的丝绳挂在耳朵上，半苍的头颅微微低着，铺满一层黄豆的簸箕架在弯曲的大腿上。时不时地，姥娘捏着粒黄豆对着日头照。

“挑豆种，跟挑女婿一个理

儿。”姥娘眯着眼说，“腰身要圆滚滚，豆脐眼要小，颜色要正。”那些个瘪的、破的、带黑点的一律不要，过了初选的还得在手里掂量掂量分量，扒拉扒拉成色。坐在炕沿上帮忙的五姑娘笑话姥娘：“你这哪是挑豆种，分明是给皇上选妃子。”姥娘嘿嘿乐

**五**

了。豆啊豆，四五六！这句农谚就像粒精精神神、健健旺旺的豆种子，在咱胶东半岛农家的牙缝里轱辘了不知几百年。三四月种，五六月耘，七八月收，胶东庄稼人的历书上，豆子们排着队赶大集，把个豆子日历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半晌。去哪棵留哪棵，得琢磨半天：“这两棵挨太近，争养分；那棵独苗看着怪壮实，可下面两片叶子有点泛黄，是虚胖。”思量来思量去，也不舍得下手干掉。我在一旁干着急，“姥娘，不要这棵吧？”“姥娘，不要那棵吧？”胡乱给姥娘出着主意。这场景，活脱脱就是范成大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的意境。间下的嫩豆苗姥娘也不糟践，清水一焯，蒜泥一拌，就是我俩中午的下饭菜。

早上，露水还没有干，姥娘就挎着篓子，上山去摘豆荚。摘豇豆绿豆不能在中午毒日头下，这样会爆荚。处暑之后，早晚天气可舒服了，穿个单衣单裤，一点也不热，一点也不冷。姥娘麻利地摘着豇豆绿豆，我在树林子下地堰上摘山枣逮蝈蝈。过一会儿，姥娘喊我一声，我就应一声。半上午的功夫，姥娘的筐子篓子盛满了，我的口袋、肚子也满了，饱了。从兜里掏出一捧红彤彤的小山枣，递到姥娘嘴边。姥娘的牙口真好，酸枣核嚼得嘣嘣响。母蛔蛔用大肚猫猫草穿成一串，中午回家埋在灶火灰里烧着吃，咯嘣脆的蛔蛔籽，真香！蹦蹦跳跳的我，跑在跨着篓子的姥娘前面，嘴里唱着：“豆啊豆，四五六，小孩吃起来没有个够！”

收成差。而跟着母亲在小菜园里经管这些年，我觉得芸豆、菜豆、眉豆没有什么大小年之分，每年都是硕果累累。芸豆架子在菜园子的东南角，因为这里过风。母亲说，不过风的地方芸豆结得不旺。芸豆架子搭得比屋檐还高。谷雨才过，那些“独龙角”就急吼吼地往上蹿，嫩须子抓住竹竿就不撒手，活像赶集的小媳妇拽着自家男人的衣角。母亲种芸豆讲究“三白”——白花、白籽、白肉。一根根大芸豆肉鼓鼓挂在芸豆架子上，互相撞得丁零当啷响。我掐下一数，每根芸豆都有九粒种子，这是出名的丰产品种“九粒白”。芸豆土豆焖五花肉是最家常的吃

风凉的清秋。瓦灰绿色的豆荚扁扁的，英筋紫红紫红，经了霜打，那甜味能勾出人舌头底下的馋虫。胶东人最喜欢吃眉豆丝炒虾头酱。大对虾的虾头磨成浓稠油亮的虾酱，泛着红郁的光，舀上一勺子，打上三两个土鸡蛋，搅匀溜；刚摘下来的嫩眉豆顶刀切成细丝，不用葱姜爆锅，油热直接划散虾酱鸡蛋液，炒凝固了，倒上眉豆丝，翻炒几下，眉豆脆嫩带着海鲜的爽口，虾酱丰腴夹杂菜蔬的甘甜。一箸下口，三春难忘。这道大虾头酱炒眉豆，每到秋天，姥娘都会给我做几次。

可能是带着露水的清晨，也可能是迎着晚霞的傍晚，母亲的小菜园萧条了，喧闹的豆儿们要退场了。雪青的大萝卜、壮硕的大白菜占据了小菜园的一角。最后一茬眉豆也被老秋暖阳晒得半红了脸膛。母亲和我倚在小菜园的南边矮石墙下晒太阳，脸正对着东山曾经是姥娘辛劳过的那一摞豆子地。原先的豆子地里，榆树杨树的叶子稀了，豆子地的石堰露出了七零八落的一段一段。

“你姥娘在东山种豆的地，现在全都长满大树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还跟着姥娘去种豆、拔草、摘豆荚的呢！”

“你还记得不？有一年，最上面的那一块黄豆地，一个晚上被人全都偷割走了。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，八月十三晚上，乘着大月亮，把姥娘一块地的黄豆全偷去了。姥娘难受了好几天，那年八月十五的中秋节都没正八经过。”

“哎！——你姥娘走多少年了？”

“妈，俺姥娘走二十年了。”

“日子不抗混呐。我这不也好到八十岁了吗？”

我用右手的中指关节，轻轻敲着面前矮石墙的石头块。三叩一頓，三叩一頓。石块发出了类似金石韵律的“豆啊豆，四五六”声。

想我姥娘了。而我的母亲，此时此刻，想她的母亲，一定比我还重十分。

二

谷雨前后，种瓜种豆。姥娘端着豆种下地了。

种豆是个精细活儿。先用锄头在墒情合适的地里划出深浅一致的沟，那架势，活像老秀才在宣纸上写大字。我跟在后面点种，四五粒一窝，不能超过六粒，间隔一拃，这是胶东祖辈传下的规矩。“少了孤单，多了打架。”姥娘说。

豆子种上了，天还很凉快，东山上，树叶子还不是很稠很密，喜鹊窝在树枝杈间露着一角。姥娘

三

五六月的日头毒得很，豆地里的杂草比豆苗还精神。姥娘裹着灰头巾，半跪在地里薅草，汗珠子顺着胖脸流到下巴颏上，再滴到豆叶上，“滋啦”一声就没了影儿。薅完草的豆子地干净爽亮多了，豆苗显得更稀了。五柳先生说：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俺姥娘也一样，不过把南山改为东山更合适，因为她那一摞豆子地在东山凹里，那个山窝窝，我们村里人叫红龙咀。月亮上来了，清辉一片，我们一老一少可不用“带月荷锄归”，因为姥娘和我是用手来薅的。

施肥是个累活。可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，种庄稼，没有粪咋行？姥娘家每年养一两头大肥猪，掺和着草木灰和黄泥沤的猪圈底下的陈粪，可是豆子们最

喜欢的。“新粪烧根，陈粪养苗。”六十多岁的姥娘推着小车，我拉着小襻，走一路，得歇好几次。累得满头大汗的我，虽然心有埋怨，但回头看看弓着腰、佝偻着背、头发花白的姥娘，也只能默默咬咬牙再暗暗给自己鼓鼓劲了。到了豆子地头，我丢下小襻，坐在豆子地头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姥娘知道，施肥的活指望不上年幼的我。山路上，出海归来的大舅舅风尘仆仆赶来了，姥娘的眼一下子亮了。我忽地从豆稞子里弹直身子，这来的哪里是大舅舅，分明是大救星啊！

豆子们开花有早晚，结果成熟就分了先后。绿豆和豇豆种在地堰上，从采摘第一批成熟的豆荚开始，陆陆续续要半个多月才能采摘完毕。

四

三十年多前，村里响应上级号召，退耕还林。姥娘的豆子地都种上了松柏槐杨，现在，这些树都碗口粗了。我家的新居在村东头。母亲在村口开辟了一片小菜园。小菜园正对着东山，遥遥可见曾经是姥娘承包的豆子地，现在正松柏青青，榆柳成行。闲暇时节，我也陪着母亲经管小菜园。我问母亲：“芸豆、菜豆、眉豆，这些蔬菜下种时，也是一墩放四五六粒种子吗？”母亲笑了，说：“老古语说‘豆啊豆，四五六’。现在都是买的现成的经过优选的菜种子，一墩放三粒豆种就足够了。”

姥娘活着时说，豆子们分大年，大年豆子收成好，小年豆子